

■文化中国行·感知文化里的中国

文化IP 城市出圈新名片

文化中国行

辽宁沈阳持续整合城市喜剧元素,联动文旅资源——

喜剧之城,生产更多欢乐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 刘佳华

一座“喜剧之城”，充满欢声笑语。近日，第二届中国（沈阳）喜剧电影周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。编剧钟一鸣参加了多项活动，尽管奔忙，笑容不减。

“喜剧电影人畅聊如何为观众带来更多笑声，感觉像是过节！”钟一鸣是沈阳人，对家乡充满自豪，“沈阳已是大家公认的‘喜剧之城’。”

提起沈阳，人们想到的，既有从这里走出的众多笑星，也有二人转、小品等曲艺的蓬勃发展。沈阳近年来持续整合城市的喜剧元素，举办喜剧电影周，将相关主题活动与文旅资源、商业场景联动，打造城市文化IP，不断擦亮“喜剧之城”名片。

作为本次喜剧电影周开幕活动举办地，沈阳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园里满是前来参观的游客。在这里，游客既能“一步迈入电影中”，也能欣赏评书模仿秀、即兴相声表演，还能到剧组报名当群众演员……电影周期间，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。

“我们要努力打造喜剧电影界的‘横店’。”产业园负责人费晨光说，“喜剧刻在沈阳人DNA里，人均段子手，幽默随时抖！”

各类文旅产业、商业场景也在为“喜剧之城”增添新活力，许多游客来到沈阳，就是为了“直奔快乐”。

天津市民王昊哲一家趁着周末来到沈阳，行程满满当当：参观电影小镇，在电影海报墙边拍照打卡；走进1905文化创意园，现场观看即兴喜剧……“充实又愉快，全家都开心！”王昊哲说。

喜剧电影周开幕当天，辽宁发布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，涵盖支持剧本创作、奖励小成本电影等，最高扶持额度达1000万元；沈阳市委宣传部携手多家单位成立“中国·沈阳喜剧电影产业联盟”，构建从创意孵化、内容生产到发行传播的全链条生态。

在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园里，一个剧组正在拍摄。剧组外联制片夏爽说：“可供拍摄的场地越来越多，场景越来越丰富。”

青海西宁发布雪豹形象标识,激活高原生态文化——

雪山精灵,化身文旅资源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 贾丰丰

上午9点不到，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雪豹馆前已经围满了游客。性格霸气的“凌不服”、憨态可掬的小公主“凌夏”、人工繁育的“傲雪”……神秘的雪山精灵化身人气“顶流”，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打卡，成为西宁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西宁野生动物园是全国唯一的雪豹繁育研究基地。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介绍，国内公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，其中12只在西宁野生动物园，除了3只人工繁育雪豹外，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。

雪豹是高原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，拥有高超的捕食能力、威猛的外形，被誉为“雪山之王”。西宁周边是雪豹种群交流、迁徙的重要地带。“持续开展的绿化工程，让昔日荒山披上层层新绿。”齐新章说，“近年来，西宁市周边区域布设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雪豹身影，湟源县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地甚至记录到雪豹育幼的珍贵画面。”

如何让神秘的雪豹成为文旅融合的宝贵资源？从2024年开始，西宁探索雪豹文化与“赏、游、购、学、健、娱”的全方位融合。依托西宁野生动物园，西宁设计了“研学+旅游”“生态+旅游”等定制线路与产品；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目标，西宁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元素，发布雪豹形象标识和城市IP形象，培育“雪豹之都”城市品牌。

漫步西宁街头，雪豹元素随处可见：从裸眼3D大屏上的雪豹秀，到街头巷尾、各类店铺里的雪豹玩偶、冰箱贴、抱枕，再到雪豹手提袋、明信片等演唱会伴手礼。西宁还策划雪豹探秘之旅、打造雪豹生态露营地，让以雪豹为代表的高原生态文化“活起来”。“我们已设计雪豹相关文创产品26款，依托‘大美青海高原足球’‘青海文化旅游节’‘河湟市集’等重点文旅活动进行推介，实现了经济效益、产品知名度的不断提升。”西宁市委宣传部干事陈昌宇介绍。

高原的月光从远山升起，湟水河畔华灯初上，“雪豹之都”正张开热情的怀抱欢迎八方宾客。



▲游客在广东佛山禅城区南风古灶旅游休闲街区与佛山醒狮互动。

黄继明摄（新华社发）



▼第二届中国（沈阳）喜剧电影周闭幕现场。

第二届中国（沈阳）喜剧电影周组委会供图



▲游客在辽宁沈阳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园区拍照打卡。

中晨电影小镇文化产业园供图



▲青海西宁街头裸眼3D大屏上的雪豹元素。

海龙 摄

▲小朋友在跟雪豹立牌合影留念。

海龙 摄

广东佛山传承发展非遗醒狮文化,传播当地形象——

龙狮故事,演绎城市精神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 李刚

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天湖公园，82根水上梅花桩高低错落，两只身披金红鳞甲的醒狮飞身上桩，在直径20厘米的桩顶完成“180度转体”“钳腰饮水”等惊险动作；双狮跳上圆形擂台，扑咬、闪避、腾挪，鼓点愈急，动作愈猛，赢得满场喝彩。

“樵山之巅，狮王争霸”，这项醒狮文化表演赛事已持续20多年。醒狮起源于佛山，不仅是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符号，也是佛山人心中重要的文化标识。2006年，广东醒狮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目前佛山有数千支民间醒狮队，每逢节庆、庙会都要举办狮会。“生于野草，活成雄狮”，佛山功夫、非遗醒狮等文化IP，成为佛山“敢想敢干、敢为人先”城市精神的鲜活注解。

电影《黄飞鸿之三：狮王争霸》中，佛山醒狮文化鲜活生动。“龙狮源地、飞鸿故里”西樵镇，是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“中国龙狮名镇”。西樵山下，黄飞鸿狮艺武术馆的舞狮每日上演。讲解员莫淑霞说，佛山醒狮将武术、舞蹈和音乐等融为一体，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。在西樵镇，龙狮运动及龙狮文化已经深入校园、村居，基本村村有狮队；醒狮操在佛山的中小学校推广，成为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“花式”课间操。

佛山围绕“雄狮少年”等文化IP，以“体育+”“影视+”的形式讲好文化故事。一方面，打造“半山扒龙船”“黄飞鸿杯”狮王争霸赛、狮王巡游、千人咏春等品牌赛事，创新传播方式和体验场景，吸引不同年龄群体参与关注；另一方面，以文化带动文旅产业，发展旅游演艺和影视产业，“樵湖夜色晚8点”等文艺晚会免门票开放，圈粉市民游客。南海区出台龙舟、醒狮文化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，致力于讲好龙狮故事，传播城市形象。

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，才能更好为城市发展注入年轻、创新的新鲜血液。在佛山，醒狮这一古老又新潮的文化语言，正在演绎“文化为媒，助力高质量发展”的故事。

提高城市文化面貌的识别度

陈圆圆

近期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，“转变城市发展动力，更加注重特色发展”“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”。城市的个性，往往藏在极具辨识度的文化IP里。近年来，凭借地方特色与“独门技艺”，各地加速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IP，引发现象级传播。

城市个性的塑造，是场文化的接力赛，需要细心与耐心。西宁与雪豹的共生，源自数十年生态保护的坚守；佛山醒狮文化的鲜活，源自非遗代代相传的生命力。深植于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，散发着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。西安的城墙根下，秦腔混着羊肉泡馍的热气；重庆的梯坎巷弄里，火锅的香味随着山城雾气弥漫。这些细节像一帧帧高分辨率影像，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文化面貌。

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比拼，不是只比谁更高、更亮、更现代，而是比谁更有辨识度。高识别度的文化，能沉淀出真实的质感，能形成长久的吸引力。一座美好的城市，是一部可触摸的立体史诗。唯有对城市人文进行深度开掘，将流量化为养分，才能让城市个性化生长、内涵式发展，刻下不可复制的坐标。（转自《人民日报》）

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（记者古扎丽努尔·塔依尔江）作家王蒙今年91岁了。“这一两年肯定还是要写作，”王蒙说，“人变老就会慢慢不行了，不过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”

7月，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，被温润海风过滤过的阳光穿过会客厅的大窗，洒在王蒙的脸上。91岁的他，目光依然锐利。

19岁创作《青春万岁》崭露头角，29岁远赴新疆，52岁出任文化部部长，81岁摘得茅盾文学奖，85岁荣膺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——

如今的王蒙，对写作，赤忱不渝；对生命，拳拳依然。

“去新疆”

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。初夏5月，王蒙重返生活了16年的热土，探望当年老友。

时间回溯至1963年底，彼时29岁的王蒙远赴新疆，在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扎根生活。聊到新疆，王蒙脱口而出一句维吾尔谚语：“男孩子的头顶上应该遭遇一切。”

新疆成了王蒙孕育文学创作的沃土。

在伊犁，王蒙与当地人民吃同住同劳动。他曾在场场地，抄起木锨，看金色的麦粒如虹似瀑般落下；也曾装卸货物，最多时扛起上百公斤麻袋，上肩、直腰、踩着跳板，将麻袋稳稳摔入车厢。

王蒙身上至今带有伊犁人特有的风趣。他笑道：“每天不放两个炮（吹牛），我怎么做王蒙！”

他说，自己在新疆并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把这个地方视作出生地。

他这样描述16载新疆岁月：“新疆扩大了我的视野，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。”

在王蒙眼中，新疆各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共享着诸多优秀精神特质：崇尚节约、勤劳、敬老，深怀对家乡、祖国与生活的热爱与希望。

他深感：“能够把新疆各民族同胞的生活写出来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”。于是，就有了《这边风景》和《在伊犁》等系列描写新疆的作品。2024年12月，王蒙荣获新疆首届“天山文学奖·杰出贡献奖”。

王蒙坦言，“新疆”这两个字已经内化为他个人的精神底色，深刻烙印在他的作品内核和人生姿态之中。

采访当日，王蒙与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新疆饭：抓饭、羊排、肉馕……91岁的他依然能尽情享受这些美食。席间的羊肉和肉馕，是新疆朋友特意送来的。

王蒙用维吾尔语幽默地说：“王蒙在，馕在。”他最怀念的，是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的妻子赫里倩姆打的馕，他形容那馕是“牛奶款地倒进去”做的，十分有营养。在生活拮据、以粗粮为主的年代，那里的老百姓也坚持用珍贵的“白面馕”和淡茶款待他。

“文学创作是个性”

采访中，王蒙两次提到“热烈”。一次是谈及新疆的岁月，而另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。王蒙的创作突出表现在对时代热烈气息的捕捉和定格。

王蒙回忆，1949年，在北京，青年人在工作之余，“每天都像过节一样，唱歌跳舞。”

“这种热烈在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，并非每日可寻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生活的开始写下来。”他说。

正是独属于他的这份体验与观察，催生了王蒙的第一部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。那年，王蒙19岁。

他曾说：“我的少年、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，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，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，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、书写生活。”

随着一部部饱含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，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。他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、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作品，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

时至今日，王蒙创作了百余部（篇）小说，以及散文、诗歌、传记、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，总计达2000多万字，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各国和地区出版。

热烈不减，文心常新。

王蒙曾自陈：“我喜欢语言，也喜欢文字。在语言和文字中间，我如鱼得水。”这份热爱驱动他在创作上不断创新求变。

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巧，作品中可见“意识流”“象征主义”“超现实主义”“荒诞派戏剧”等的影响。在长篇新作《猴儿与少年》中，他更是大量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，直接植入1950年代的劳动场景。

如今，网络文学盛行、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，AI写作引发人机关系思辨。在王蒙看来，文学依旧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：“文学最强调的是个性，个体在创作中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。”

他自身便是文学个性价值的生动注脚。躬身践行此道，笔耕不辍，2025年上半年，王蒙出版新书《诗词中国》，发表中篇小说《夏天的念想》，他的《品读聊斋》也将出版。最令他欣慰的是，作家出版社再版了《在伊犁》，掀起了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讨论。

“我终身是学生”

王蒙的妻子单三娅笑称他是掐着秒表度日的人，每天阅读、写作、锻炼，甚至坚持游泳。

“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事，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和满足的过程，比吃饭和喝酒还快乐。”王蒙爽朗的笑声在屋内回荡。

这份对学习的热忱一以贯之。

9岁读果戈的《悲惨世界》；青年时期博览大量苏俄小说，其中法捷耶夫的《青年近卫军》对他影响至深；老年深耕古典文学与哲学，称红楼梦是“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”，还撰写了《我的人生哲学》《中国天书》等作品。

语言的魅力始终深深吸引着他在。在新疆生活期间，他掌握了维吾尔语。此后，又学习英语与德语。一次访德期间，他在6个星期里坚持每晚参加德语学习班，虽以“未能精通”自谦，但在采访现场，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演示如何用德语打车，不同语言之间发音的区别。深厚的语言功底帮助他翻译了多篇英文与维吾尔文小说，收录于《王蒙文集》中。

“学习有什么用？”王蒙说，“如果不学习，用的时候现学就来不及了。”

面对年龄的增长，王蒙说，他既不悲观也不恐惧。他在《我的人生哲学》一书中就谈到“黄昏哲学”：老年是享受的季节，享受生活也享受思想。

他说，多接触、注意、欣赏、流连大自然；多欣赏艺术，特别是音乐；幽默一点，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，要懂得自嘲解嘲；要多几个“世界”，可以读书，可以打牌，可以清雅，可以不俗……

他借用一句维吾尔谚语表达心境——

“出生之后，除了死亡，都是寻求快乐的过程。”王蒙与祖国共同前进着，与人民共同快乐着。

专访王蒙：岁月悠长，仍然有挚爱不减